

DROWN 沉溺

JUNOT DIAZ

「美」胡诺特·迪亚斯 著

潘帕 译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沉溺

〔美〕胡诺特·迪亚斯 著

潘帕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沉溺 / (美) 迪亚斯 (Diaz, J.) 著; 潘帕译. —
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0
书名原文: Drown
ISBN 978-7-208-09713-1

I. ①沉… II. ①迪…②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作
品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243414号

特约编辑 周丽华
责任编辑 陈欢欢
装帧设计 丁威静



沉溺

[美] 胡诺特·迪亚斯 著 潘帕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6.5
字 数 107,000
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09713-1/I·854
定 价 26.00元

目录

伊斯莱尔	001
聚会, 1980	021
奥罗拉	043
坚持	065
沉溺	087
男朋友	105
埃迪森, 新泽西	113
如何约会一个棕女孩、黑女孩、白女孩或混血女孩	135
无脸	143
生意	153

伊斯莱尔

1

我们走在去小食店的路上，一趟小差使，给姨父买瓶啤酒，拉法忽然停下来，一动不动，歪起脑袋，像在倾听某种远处传播过来，而我却听不见的讯息。我们快到小食店了，音乐声和叽里咕噜的醉话依稀可闻。那年夏天我九岁，哥哥十二岁，是他想去看伊斯莱尔，是他望着巴尔巴科那个方向，说：我们得去会会那小孩。

2

每年夏天，妈妈都把我和拉法送去乡下。她在巧克力工厂一天工作很多个钟头，没有时间和精力来照看放假在家的我们。拉法和我跟着姨父，住在奥科阿郊区的一所木头房子里。玫瑰

花丛在院子里盛放，一朵花就像一个罗经点图¹。芒果树铺展出大片深阴，我们可以在树下休息和玩多米诺骨牌。但乡下一点不像我们在圣多明各²的街区。在乡下什么事都做不了，什么人也见不到。没有电视也没有电。拉法大一点，自然期待更多。他每天早晨醒来都很懊恼和不满。他穿着短裤，站在院子里眺望外面的群山，望着水一样聚集的雾气，还有火一样燃遍山头的凤凰木。他说，简直是屎。

屎都不如，我说。

是的，他说，等回了家我一定要疯上一把，要操遍我所有的女朋友，还有别人的女朋友。还要不停地跳舞，要像世界纪录里的人那样一口气跳个四五天。

米格尔姨父找了些活给我们干（主要是给烟房砍木头，下到河里去取水），但我们三下五除二就干完了，像脱件衬衫那么容易。一天里剩下的时间便像个拳头扑面而来。我们到小溪里捉螃蟹，走上几小时穿过山谷去看从来不在那里的女孩。我们给从来没逮到过的獾下套子。我们用一桶桶的凉水锻炼公鸡的体魄。我们很努力地让自己忙着。

我不介意那些夏天，不会像拉法那样忘却。回到首都的家

1 罗盘上的32个基本方位，其经典点位图有点像抽象的复瓣花朵。——译者注，下略

2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首都，这个港口城市是拉丁美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。

中，拉法有他自己的朋友，一伙小罗汉，他们会撞倒邻居，在墙上和路边上涂画男女生殖器。回到首都，他就不和我讲话，除了“闭嘴”、“笨蛋”；当然，也除了他气极了的时候，会有五百种花样来奚落我，大多涉及我的面色、头发、嘴唇的大小。海地人，他对他的伙伴们说。嘿，海地先生，妈妈在边境上发现你，看你可怜才拣回来的。

如果我蠢到去还嘴的话，比如攻击他背上长出来的毛，还有他的鸡鸡顶端会膨胀得跟柠檬一般大，他会一拳要了我的命，我于是没命地跑。在首都拉法和我成天打斗，邻居们喜欢用扫帚把我们分开。可在乡下不是这样。在乡下我们是朋友。

那个夏天我九岁，拉法整个下午都在夸夸其谈，讲他在交往的女孩，乡下的女孩不像首都的女孩那样容易得手，但吻她们的感觉都差不多。他会带乡下女孩去水坝游泳，如果运气好，她们会让他把东西放进嘴里或者屁股里。他这样搞了差不多一个月，她父母才有所耳闻，把她关在家里再也不放出来了。他去和女孩约会时总穿同一身行头：去年圣诞节爸爸从美国寄来的衬衫和裤子。我总是跟着拉法，努力说服他带上我这个尾巴。

回家，他说，我一两个钟头就回来了。

我陪你去。

我不要你陪我去任何地方。在这等我。

如果我再坚持，他会冲着我肩膀来上一拳，然后走开，直到树叶的间隙里只漏出他衬衫的颜色。我心里面有什么东西像帆一样鼓起来。我大叫他的名字，他加紧走。蕨叶、枝条和花萼在他经过时都被唤醒并颤动起来。

后来，我们躺在床上，听见老鼠在铁皮屋顶上活动，这时他会告诉我他做了什么。我听他讲乳房、尿和精液，他讲的时候也不看我。他去约会一个女孩，半海地血统的，但后来却和她姐姐搞上了。还有一个女孩认为只要事后喝了可乐就不会怀孕。还有一个怀孕了，却满不在乎。他双手托着后脑勺，双足在脚踝处相交。他有点帅，说话的时候只动嘴角。我太小，他说的事情我大部分都不懂。但我还是听着，以备将来之需。

3

伊斯莱尔的故事完全不同。即便奥科阿这边的人也听说过他，他还是个婴孩时，脸被一头猪啃过，像橘子一样被剥了皮。他是个话题，一个让小孩尖叫的名字，比妖怪和巫婆还可怕。

去年我第一次见到了伊斯莱尔，就在水坝修成后。我当时在城里，四处晃悠，一架单桨直升机划过天空飞下来。机身上的一扇门开了，一个男人开始往外踢厚厚的一垛一垛的东西，

在风中散成无数的传单，像蝴蝶花一样慢慢飘落，那是摔跤手们的海报，不是政客们的。这时小孩们开始相互叫骂。一般飞机只会到奥科阿，但如果印得太多，附近的城镇也会得到传单，尤其当比赛或选举规模比较大的时候。纸页会在树上挂好几个星期。

我看到伊斯莱尔在一个巷子里，弯腰对着一垛还没有从细线上脱开的传单。他戴着面具。

你在做什么？我问。

你认为我在做什么？他回答。

他拾起那捆东西往巷子深处跑去。别的男孩看见他，吼着围拢过来，但是该死，他会跑。

那是伊斯莱尔！有人告诉我。他好丑，他在这里有个堂兄，我们也不喜欢他。他的脸会让你作呕！

回家后我告诉了哥哥，他在床上坐起来。你看得到面具下面吗？

看不太见。

这件事情我们得去验证一下。

我听说很可怕。

我们去找他的前一晚，哥哥睡不着。他一脚踢在蚊帐上，我听见纱网被撕裂了一点。姨父在院子里和他的朋友们大声说笑。姨父的一只公鸡前一天大获全胜，他在考虑把它带到首

都去。

这里的人连个屁都不敢赌，他说。农民只在感觉运气好的时候才赌大的。他们中有多少人会觉得运气好呢？

你现在就感觉运气来了。

你说对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得为自己找几个花大钱的主儿。

我想知道伊斯莱尔的脸被吃掉了些什么，拉法说。

他的眼睛。

这很可能，他肯定我说的话。你想眼睛是猪最先会去啃的地方。眼睛是软的。还有点咸。

你怎么知道？

我舔过，他说。

也许还有耳朵。

还有鼻子，所有突出的部位。

每个人对伤势的观点都不尽相同。姨父说不是太糟糕，可他父亲很敏感，听不得任何人嘲笑他的长子，这就是面具的由来。小姨说如果我们看了他的脸，会难过一辈子。所以那男孩的妈妈成天待在教堂里。我从来没难过几小时过，想到这种情绪持续一生的时间，我吓得要命。哥哥不停地捏我的脸，好像我是个芒果。面颊，他说。还有下巴。前额硬很多，皮紧。

好了，我说，啊呀。

第二天早上公鸡叫了。拉法往草丛里倒空了夜壶，从院子

里找齐了我们的鞋子，小心不踩到小姨晒的那一层可可豆。拉法进了烟房，出来的时候拿着一把刀和两个橘子。他剥开橘子，递给我一个。我们听见小姨在屋子里咳嗽，我们上路了。我一直在等拉法打发我回去。他越久不开口，我就越兴奋，两次伸手去捂嘴，省得笑出来。我们慢慢走着，揪着小树和篱笆条，以免从荆棘丛生的斜坡上滚下去。烟雾从昨夜被烧过的田野里升起。没有爆裂或倒掉的树像长矛一样竖立在黑色灰烬中。到了山脚下，我们顺着往奥科阿去的马路走。我拿着姨父藏在鸡笼里的两个可口可乐空瓶。

我们遇上两个女人，我们的邻居，她们在小食店旁边等着，要去集市。

我把瓶子放在柜台上。那人折起昨天的《国民报》。当他把新鲜的可乐放到空瓶旁边时，我说，我们要退钱。

那人把胳膊放到柜台上，打量了我一遍。是大人叫你们来的？

是的，我说。

你最好把这个钱交给你姨父，他说。我盯着玻璃下面的馅饼和炸肉皮，玻璃上面停着苍蝇。他把硬币拍到柜台上。这不关我事，他说。你们怎么用这个钱是你们的事情。我只是个生意人。

我们要用掉多少钱？我问拉法。

全部。

我们能买点东西吃吗？

省着买饮料。等会儿你会非常渴。

也许我们应该吃点东西。

别傻了。

只买一点口香糖呢？

把钱给我，他说。

好吧，我说，我只是问问。

然后我们停住了。拉法出神地看着路前方。我比任何人都熟悉这表情。他在盘算。他时不时地瞟一眼那两个女人，她们在大声交谈，胳膊交叉抱在胸前。第一辆公共巴士来了，那些女人上去了。拉法望着她们的屁股在裙子里晃荡。售票员从上车门里探出身来说：上吗？拉法说：滚，秃子。

我们等什么呢？我问。那辆有空调。

我想要等一个年轻售票员，拉法说，仍旧望着路前方。我走去柜台边，指头敲了敲玻璃柜。店主给了我一个馅饼，我把它放进口袋里之后，塞给他一个硬币。生意就是生意。店主大声说。可哥哥懒得回头看一眼。他在朝着下一辆巴士挥手。

往后走，拉法说。他自己当门而立，脚指头悬空，手钩在车门上方。他紧靠着售票员，那人比他小一两岁。他想让拉法坐下，但拉法摇摇头，笑了笑，那样子在说“门都没有”。他们

正要争吵，司机开动了汽车，打开了广播。《小说里的女孩》仍在单曲榜上。你相信吗？我旁边的一个人说，这玩意儿他们一天播放一百次。

我僵直地蹲下身坐到位子上，但馅饼的油已经沾在我裤子上。糟糕，我说着，掏出馅饼四口就吃掉了。拉法没看到。每次巴士停下来，他就跳下去，帮人拎包裹。当一排座位坐满后，他就拉下中间那个座位上的备用座位。那个售票员，瘦瘦的男孩，顶着个爆米花发型，跟在他后面想要赶上他的速度。司机忙着听收音机，没注意到发生的事情。有两个人把钱给了拉法，拉法又把钱全给了售票员，售票员自己也在忙着找零。

你得当心这些油渍，我旁边的男人对我说。他牙齿好大，戴着干净的软呢帽。胳膊上的肌肉像绳子一样虬结。

这些东西太油腻了，我说。

我来帮你。他往手指上吐了点口水，开始揉搓那块油渍。可是接下去，他透过我的短裤布料捏住了我的鸡鸡尖。他笑了。我把他往他自己的座位上一推。他看了看有没有人注意到。

你个二姨子，我说。

那个男的还在笑。

你个不要脸的吮鸡巴的二姨子！我骂道。那男的捏住我的二头肌，悄悄地，很用力，像我的朋友在教堂里偷偷掐我一样。我哎哟叫起来。

你嘴巴干净点，他说。

我站起来，向门走去。拉法拍了下车厢顶，司机减速时售票员说，你们两个还没付钱。

我们当然付了。拉法说着，把我推到尘土覆盖的街道上。我给了你那边那两个人的钱，我们的也一起给了。他的声音很疲倦，似乎他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情。

不，你没有。

操你妈我给了。你拿了钱了。为什么不数数清楚？

售票员想用手拉住拉法，但拉法可不干。想都别想。他朝着司机大叫，让你的伙计学着点怎么数钱。

我们穿过马路，下到一块芭蕉地里。售票员在我们后面大叫，我们待在地里，直到听见司机说，算了吧。

拉法脱下衬衫对着自己扇风，就在这时我大哭起来。

他望了我一会儿。你，他说，真是个臭娘们。

我好难过。

你出了什么鬼问题了？我们什么都没做错。

我马上就好了。说着我用手臂蹭起鼻子来。

他四下里一张望，了解了一下地形。你再哭我就走了。他朝着阳光下一个生锈的窝棚走去。

我望着他消失了。你能听到窝棚里传来的声音，明亮如铭。在我的脚下，一堆啃净了的鸡骨上爬满了一柱柱的蚂蚁，辛勤

地搬运着散碎的骨髓。我本来可以回家，拉法发脾气时我通常都这么做。可现在我们出来太远——有八九里。

我在窝棚过去一点赶上了他。我们一起走了大约一里路。我感觉脑袋冰冷而空洞。

你哭好了？

是的，我说。

你总要搞得跟个娘们似的吗？

即便上帝本人出现在空中，朝下对着我们撒尿，我也不会抬起头来。

拉法吐了口唾沫。你得坚强点。总是哭啊哭的。你想想爸爸会哭吗？你以为过去六年里他是哭过来的吗？他从我身边转开去。野草和折断的茎秆在他脚下噼啪作响。

拉法拦住一个穿着蓝褐制服的学生，他指给我们一条路，顺着走下去。拉法又去问一个年轻妈妈，她的宝宝正在吃奶，一口一口像个卖力的矿工。再往前走一点，她说。他笑了，她看向别处。我们走过头了，一个农民用弯刀指给我们最简单的兜回去的路。拉法停了下来，他看见伊斯莱尔站在一块地的中央。他在放风筝，尽管有绳子，可他看起来和远处那个在天空中游动的黑色楔形物没有联系。开始吧，拉法说。我有点窘。我们到底要干些什么呢？

靠近点，他说着，准备起跑。他把刀子递给我，然后一路